

罕见话本小说精选

万明春 彭隽 李桂峰 选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万明昨影史话本精选

罕见话本小说精选



10024933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峻山

封面设计：任兆祥

插图绘制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罕见话本小说精选

编者 万明春 彭隽 李桂峰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1年4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75

印数 1—6,800册 字数341千

ISBN 7-5411-0614-3/I·580

定价：5.10 元

目 录

人杰地灵真奇侠	欲海沉浮写恩仇	1
打关节生死冤家	踏泥泞终上坦途	137
举世谁知雪送炭	相看都是锦添花	179
奸贼毒谋害无辜	烈女再嫁歼仇敌	193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花市	222
公子坚忍振鹏飞	掌土医眼得佳婿	247
张媒婆巧设圈套	唐季龙终借淑女	277
咫尺天涯高墙阻	影影合一两心知	310
轻财色强盗说法	生死交情侠骨情	328
妻妾放胆败纲常	梅香谨慎完节操	370
坐家中骤降奇祸	走安南喜得雄威	389
造化幻出男人乳	神灵梦赐内官须	413
吾爱陶草菅人命	贪婪汉大卖风流	437
吉家姑捣鬼感兄	庆藩子失王得父	463

人杰地灵真奇侠 欲海沉浮写恩仇

第一回 干白虹潦倒醉乡 金守溪偶得巨金

明朝初年，广东南雄府仁寿村地方，有一人姓干，名将，字白虹。年方二十，性极豪迈，也不读书，也不经纪，只靠着数亩田地，请人耕种过日。他父亲是个军籍，故并无亲族，单单生他一人。父母亡后，也不想娶妇成家，性亦不贪女色，从小便有膂力，十三四岁就能力举百斤。到十五六上，真个百夫莫敌。虽然血气方刚，并不好勇斗狠，只觉义气激昂，言词伟烈，遇有不平之事，挺身救援，不避嫌忌。平日酒量甚弘，一饮能吸数斗，但家极贫贱，不能日醉炉头。然里中或有慕他高义及受其恩力的人，常常招他吃个尽酣，也不耐烦去行令细酌，并不虚文推逊，只提起大碗，一连数十余斤，大块的鱼肉，都连盘一光。乡人莫不笑他，他也不怪人笑，只顾盼自雄，岸岸然有旁若无人之概。

一日到村上闲走，见一老妪同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都在向阳去处，不知摘些甚么。旁边歇着一副篮儿，他两个摘下来，就向篮里放着。干白虹走到篮边一看，见摘的却是槟榔，便问道：“你取这些槟榔去卖钱的么？”老妪道：“哪里

有得卖钱？我家自种的，用不够，还要问别人家买哩。”干白虹道：“你家要这些何用？”老姬道：“将去浸酒用的。”干白虹道：“家里做许多酒，用这许多槟榔？”老姬道：“我家一年的酒，极不济也要做他几千担米。”干白虹道：“你主人怎生好量，饮得哪几多的酒？”老姬笑道：“呆官人！随你好量，自家哪饮得许多！都是做来发店卖的。若说我家老爹，便一杯也舍不得吃哩。”干白虹道：“人生几何，遇饮须饮，得乐且乐，何苦如此算计？想是挣得来传与儿子了。”老姬道：“儿子么，还不曾养哩。”干白虹道：“你老爹多大年纪，既没有子息，可蓄些姬妾么？”老姬道：“今年他已六十五岁，自从老奶奶死后，也不续弦，也不娶妾。虽有丫鬟婢女，在房中伏侍，只终日操持握算，夜里不得安睡，一条心挂紧在利息上头，哪里还有工夫去干那样风月的事！”干白虹大笑道：“钱财乃命中之福，若不肯用，要他何益？纵有儿孙，穷通亦自有命。何况高年无后，把血挣之财，倒为别人守着，岂不可惜！”老姬与童子听了，忍不住都笑起来。干白虹也不回去，转寻些闲话儿与他说说，直待他摘满了篮，那童子用扁担挑着，老姬也背了一篮，两个匆匆而去。干白虹看他去了，也不回家，竟尾随于后。走上一里多地，方才到个人家，童子与老姬负着槟榔，都进去了。干白虹从外面一望，这人家原有十来进高大房子，好个冠冕门径儿，门首却堆着许多缸瓮。干白虹见四顾无人，便挨进墙门，悄然走到屏门里一张，只见厅堂高峻，阶级周回，许多榨酒家伙，七横八竖，排着满堂，俨然是个大富户的光景。正是：

无子偏能挣，多财愈觉性。

想因前世債，积厚待人还。

你道干白虹与姬子娓娓而谈，及至去了，还跟他到家，流连观望，依依不舍，是甚么缘故？原来干白虹好饮之人，闻这老姬说他家做酒如是之多，不觉垂涎眼热，想要扰他一醉，故预先认得了家里，好来赐顾。正瞧着时，只见个老者穿着件旧布直身，头戴顶黄毡帽儿，手中拿着一把厘等，一个算盘，走出厅来，口里一头对小厮说道：“东田庄那张奉溪家，还少十一两五钱银子，约定今日有的，这时候不见送来，你去催他一声，说前日还我的银子，还少三分等头，钱半银水，一总也补足了。你转身再到西田庄李思萱家，说一月前发去的酒，尚有六个空坛不曾送还。前日对我说，被儿子打碎了一个，也要补还我五六分银子，叫他明日就送了来。”那小厮应了就跑。老儿又唤转来说道：“后边茅坑里粪已满了，你顺便也对佃户说声，或是油，或是稻柴，把些来换去。如今春天，粪是贵的，比不得前番样子了。”小厮刚待要走，老儿又分付道：“这番的粪，没有浸过水的，一担要算两担的价钱，极不济也算担半。他若要贱，你再到别家去讲讲，不要一家就成。”说罢，摆下算盘，忙忙地去算帐了。

干白虹知他就是主翁，忍着笑跑了回来，想道：“那老儿有这些家私不肯受用，又没有儿子，挣积在那里，终久不知甚么人承受他的，总替别人费这些心机，讨这些劳碌，像个没有死日的光景。可惜我会费用的，钱财偏没得到我手了。别的也不在我心上，只是今晚要醉他一个尽兴，便可放下念头。”

等到黄昏时分，信步儿走到那老者门首，只见门已闭

着。干白虹是有手段的，怕甚么铜墙铁壁。瞧瞧四下无人，双手搭上檐头，两脚一纵，早已扒到屋上，径往里头走来。

干白虹从屋上进去，轻轻过了一进房子，跳下庭中，扑的一声，里边忽大叫道：“外头什么响？同我点个灯去看看。”只听得里边一路开出门来。干白虹想了一想，连忙将身儿闪在榻子旁边。只见那老者提着盏灯笼，手中拿了根棍子，一个小厮也捏着个纸灯儿，走出厅来。才跨出中间榻子，被干白虹在左边闪了入去。老儿不曾提防，哪知他这般滑溜，先已升堂入室，并无阻碍。直到内里，一路门都开着，只见中间供着老儿妻子的灵位，干白虹便把他做个藏身之处，悄然钻在魂桌下面躲着。

那老儿同小厮走出厅来，周回照看，见外边的门依旧关好，不见有贼，仍进去睡了。干白虹等老儿睡熟，才敢出来。黑暗里摸了半日，只不知哪里是酒房。偶然寻到一处，只觉得酒香扑鼻，随手摸去，却有个小小门儿用两把铁锁锁着。心里转道：“这所在一定是了。”便用手扭掉锁儿，走了进去。果然都是酒坛，不胜之喜。便随意开了一坛，只觉甘香可爱，但没酒具，不得到口。遍处寻觅，并无碗盏，只摸着了一把铜杓。干白虹不分好歹，拿来就吃，一杓不止，两杓不休，吃得高兴，哪里肯住手？把一大坛酒，骨都骨都吃个干净。欲要再开一坛，不觉脚已软了，身不由主，一交跌在地下，鼾鼾地睡去。此时虽有些声息，幸喜宅子宽大，房户隔远，老儿与小厮、丫头辈都绝不听得。干白虹一觉醒来，却将夜半，月已上了，见窗上微微有些亮光，睁眼看时，方知醉倒在地。喜道：“人生之乐，莫过于此。有酒不醉，真是痴人。我也不图他下次主顾，总是天还未明，索性

吃他个痛快，才不枉来这一次。就醉杀了，也说不得。”便又打开一坛，提起铜杓，缓斟慢酌，吃得津津有味。只因宿醒未解，吃到半坛，已觉醺醺大醉。正是：

人中豪杰酒中仙，醒是天真醉近禅。

大地嗤嗤都一醉，问谁得似此君贤。

干白虹又吃了半坛酒，醉上加醉，自觉酩酊，因想道：“我若再睡一觉，倘然天明，便不好走。乘着这点酒兴，只索回家去罢。”因出了酒房，一路开门出去。到厅后一重石门，用了多少老力，再不能开。原来那石门却不用闩的，只做个鸳鸯笋儿，最是坚固，除了自家晓得，别人哪知这个诀窍。干白虹弄了个把时辰，哪里得开？便道：“我何必要去开他？莫若仍上了屋，走出外头，好不直捷！”肚里虽然算计，终久头昏目眩，趁了十分醉态，离离披披，不管好歹，竟望檐上乱扒。哪知酒后力软，比不得方才轻便，扒了上去，又跌下来，一连五六跤，勉强挣得上去，只因衣服一绊，檐上的瓦卸了满地，唿喇一声，好不利害。

那老儿睡在床上，听得外边响声，乱喊有贼，把一家老小，都叫起身，点灯的点灯，拿棍的拿棍，飞的都赶出来。哪知干白虹虽上了屋，肚里的酒涌将上来，越发沉醉。又听人声喧沸，一发慌的软了，不知东南西北，倒望了里头乱跑。过了七八层房屋，一个头晕，脚步把捉不牢，扑的滚到地下，只听背后一个女人喊道：“贼在这里！”干白虹道：“我不是贼。”女子道：“既不是贼，半夜里在人家屋上走来？”干白虹道：“因慕宅上酒好，特来尝一醉儿。”那女子便叫他起来。仔细一看，见是个白面少年，果然烂醉，便道：“我看你不像个歹人，如何做此勾当？”干白虹道：

“我又不偷盗东西，不过吃些酒，有何歹处？”那女子想道：“他若贪我什物，怎肯专顾了酒？自然不是偷窃之辈。”因问道：“你实是何等人？难道不盗东西，特特到人家偷酒吃不成？”干白虹道：“我就住在这个村后，叫做干白虹，谁不认得！只因生平爱酒，偶尔游戏至此。”那女子道：

“我听人说，干白虹是个义士，不想有此伎俩。如今还好，若外边听得，就许多不便。我今做个方便，悄然送你到后门出去罢。”干白虹喜道：“如此感谢你不尽。”因偷眼看那女子，一身缟素，美丽非常，年纪只好二十内外，却顾盼多情，语言钟爱。那女子送他到后门口，携定干白虹的手道：

“你既好饮，可常常走来，我送你些酒吃。”干白虹谢了一声，匆忙而去。

你道干白虹跌入庭中，被那女子叫喊有贼，怎么没人听见，走来拿他？那女子转得从容详问，送他后门逃走，竟无一人知道？却因那老儿大惊小怪，说有贼在厅里，把合家都唤醒了，忙忙地点灯执仗，一径拥出外厢，哪里防着后边有贼？赶到前面，门已层层开出，吓得魂也没了，直至厅后，见满阶瓦片，一发惊骇。连忙照看，独有石门倒不曾开，知是上了屋去，乱慌的赶出前门，叫唤四邻，都来拿贼，遍地搜寻，哪里有个贼影。闹上一会，不见踪迹，仍关了门，到里头查点什物。自内至外，别的都一毫不动，单单酒房里空了两个酒坛。老儿捶胸跌脚，大哭大嚷道：“我做了一生的酒，费尽心力，自家酒沫也舍不得一滴落肚。不知哪个天杀的，吃去了这许多酒？”这边闹得乱横，哪知贼已在后门走了。故女子虽然叫唤，众人在外头忙乱，哪里听得！

看官，你道那女子是何等样人？原来是老汉的女儿。那

老汉姓金，名聚，号守溪。是湖广汉阳府人，从小流落在外，替人摇船。后来挣得数十金，搭了两个伙计，贩些杂货，到广东南雄府发卖。不二三年仍折了本，弄得精光，又不能回去，亏得识几个字，会看银色，会打算盘，便想寻个行户人家，做个店官。是时城里有个开行的张莲峰家叫他抄帐，每年除日用之外，工钱不过五六两。后来见他诚实勤俭，绝无轻佻游荡之习，渐渐托他掌柜，劳心操持，愈见驯谨。每年的工钱并不花费一文，积了几年，便想盘些利息。

偶然一日，有起福建客人，到了许多南货，另有两担生铜。是时省里铸钱，布政司行文各府县采买黄铜，一时铜价腾贵，民间器用之物，无不倾卖。金守溪乖觉，思量买他。叫客人打开一看，只见都是囫囵大块，非黄非黑，不像好铜。那客人巴不得出脱，便道：“铜虽不十分好，若亲翁要买时，情愿相让。”金守溪贪他的贱，便半价买了。第二日就叫人挑到收铜之处，将他转卖，指望赚得几两。谁知嫌其黑色，不堪铸钱，监收的不肯买他。金守溪好不气闷，只得仍挑了回来，倒费了一二钱脚价，忙向客人说道：“这铜没有人要的，我一时眼错，误买成了。如今只得要告退，将来别卖罢。”客人道：“从来客货出门，哪有退还之理？若兴此例，我们折价万两银子货物，难道都带回去不成？”金守溪道：“别人还折得起，可怜我止此几两本钱，若买了滞货，把几年的辛苦，都丢在东洋了。”客人笑道：“昨日你自情愿，我已让了半价，今日告穷告苦，关我甚事！你不买时，我也强不得你；既买之后，我便顾不得你了。”金守溪见不肯退还，眼泪都急出来，只得哀求主人，一齐苦劝。那客人发急道：“凡事要个顺利，我许多的货，尚不曾卖，第一桩生

意，就费这许多周折。既主人家说时，在你面上，送还他一两银子，退是决不退的。”张莲峰又从中婉转说和，那客人只得挖出二两银子还他。金守溪只是要退，倒是张莲峰觉得说不通，勉强劝他干休。金守溪只得吞声忍气，袖着二两银子，把这两担铜收进房里。自己终日袖了块样铜，各处兜卖，再无售主。又恐荒废工夫，讨主人憎厌，只得认个晦气，丢在一边。

过了年余，忽有十来个云南客人到广东收兑珠子，也住在行里，偶然空闲，走到金守溪房里坐坐。见了这两担铜，便大惊道：“这宝货是哪位客长的？”金守溪道：“是小弟旧岁买得。”客人道：“原来是金相公的，如今可欲售么？”金守溪道：“正要寻个售主。”客人道：“既肯兑时，只请教金相公个价钱，不知要许多换数？”金守溪听了这句，转吃一惊。他向来厌这滞货，没处脱手，但有人买，就是造化，哪里还论什么价钱！不想那起客人问他要多少换数，金守溪是个乖人，见问得蹊跷，便不肯说价，只混答道：“任凭老客长定价，差不多就成，太少了我便不卖。”那客人道：“也说得有理，我却不少你的，竟是十二换罢。”金守溪听了一发呆了，不知这是什么东西，或是他看错，反没了主意，只摇头道：“哪里有这样价钱！”客人道：“也差不多远了。”又一个道：“竟再添一换罢！”金守溪已知是件宝货，越发装腔起来，只是不肯。直增到十六换，方才成了。兑下数万银子，众客人连珠宝也不及买，如飞起身而去。正是：

黄金变土岂为奇，土变黄金亦有之。

总是时来便相值，不须惆怅运穷时。

你道这是甚么宝物，值得重价买他？原来这两担都是倭金。此金出在南海岛中，可值二十余换，若将来倾锭，搀入大半银子，还是上赤真金。然彼时识者甚少，故算作废铜，尚没人要，不知福建客人怎生得来。也是金守溪命中造化，应该发迹，恰恰买了，彼时卖又无主，退又不肯，哪知遇这云南客人识得，骤至巨富。谁料客人出了十六换，尚道便宜，恐他反悔，故急急走了。张莲峰眼见其事，不胜惊骇。然各有福分，也妒他不得。

此时金守溪已是富翁，就在城里买了一所大宅子，开张典铺，收买奴仆。张莲峰心里歆羡，便将个十八岁的女儿与他联姻，指望有些沾染。谁想金守溪一个钱也算入骨髓，哪里肯在丈人面上容情？翁婿之间，便觉不睦，两边都不往来。金守溪因是异乡人，出身又微贱，忽然骤富，人人覬覦。不论乡绅百姓，有势力的都来弄他。金守溪生平怕事，虽然鄙吝，遇有衅端，只得逼勒出来。数年之后，才生一个女儿，此时富名愈著，外侮愈多，连官府也来拔富，遇有荒歉，要他出粟赈贫。又隔几年，不觉资本萧索了大半，自觉当不起了，连忙收起典铺，卖掉住房，搬在这仁寿村居住。恐怕招摇，不敢仍开当铺，只得做酒经营。

后来女儿长成，姿容甚丽，就叫他小名丽容。到十七岁，嫁了里中一个富家子弟，不上五载，女婿已死，只得接他回家。因无所出，等他服满，原欲别配。不久，妻子又死，衣衾棺槨，含殓治丧，又费了好些血汗。因坟地未定，故灵柩尚停在家，这夜倒被干白虹做了藏身之所。只因落后惊觉，把小厮、丫头都叫起来，相帮赶贼，连女儿房中，一个也没得陪伴。丽容闻得外面有贼，也自惊醒，连忙披起衣

服，因有些害怕，不敢走出外头，只得坐在房前天井里看月。忽然屋上跌下一个人来，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喊时，外边哪里听见！但金守溪既在拿贼，为何自己女儿反教他逃走？只因青春寡妇，见此白面少年，转加怜惜，不忍声张。况且闻得干白虹的美名，谅来不是做贼，就悄悄在后门放了他去，还约他常来走走，甚有钟情眷恋之意。可惜干白虹是个豪侠之士，不知儿女情态，故洁身而出，行道皎然。若是个轻狂少年，软语柔情，相怜相惜，不但有此偷酒之愆，兼可试其偷花之技。因此时孝服未除，故干白虹所见，尚是一身缟素。自此之后，丽容常忆着干白虹之人才品致，每每寢食俱忘，只无由与他会面。哪知干白虹也一条心挂在金守溪家，却是想他的酒，并不想他的色。

过了月余，酒兴复发，想着前日吃得燥脾，欲待再效故技，又恐弄出事来，不好看相。想了几日，忽然又生个计较，反正正经走到金守溪家，要他雇工做酒。金守溪道：

“我家做酒的尽有，看你力气倒狠，除非在此踏曲。只是工钱不多，每月只好六钱银子。”干白虹道：“踏曲也罢，工钱也不计论，只是夜间要在此宿的。”金守溪道：“我家踏曲所在甚宽，就在曲房里睡也使得。只是你可会吃酒？”干白虹道：“一滴也不用的。”金守溪说：“这等便好。你姓什么，可有名字的？”干白虹道：“我姓平，没有名字，只叫做平大郎。”金守溪道：“既是这等，去寻个保人来，写文书便了。”干白虹道：“雇工小事，要甚么保人？”金守溪道：“没有保人，哪晓得你来历！”干白虹恐怕他改口，只得应声而去。

原来金守溪因前日贼发，巴不得要人帮护，见干白虹臂

力雄健，故欣然允他住在家里。只道他可以防贼，哪知自己反做贼的招牌。干白虹见他疙瘩把细，心里好不暴躁，若别的事情，就夹嘴一拳走他娘的路了，只因看了酒的分上，勉强忍住性子。况且雇工贱役，正欲掩饰姓名，不与别人晓得，谁知反要熟人作保。心里没法，只得寻个知心朋友，与他说明此事，同到金家。金守溪又再三盘驳个尽情，议到十分稳当，方才叫他立契写道：

雇工人平大郎，因口食不敷，情愿到金宅踏曲使用，每月工银六钱。自雇之后，甘任勤劳，不得偷安怠惰，倘有脱逃偷换等情，保人理直。此照！

从此干白虹住在金守溪家，人人呼他为平大郎，他也居然自任。幸得曲房与酒房相近，干白虹原自乖巧，每到夜间，揜开锁儿，反不在坛里抽丰，只在缸中拔富。常常吃个微酣，并不知觉。他起初还饮得有些分寸，住到一月之后，渐渐胆大起来，每夜必要吃个酩酊尽醉。偶然一次，觉得有兴，把二三十缸酒，逐缸尝遍。醒了又吃，吃了又睡，直到日高三丈，尚在酒房里鼾声如雷。幸喜金守溪这日清早到城中结帐，不在家里，倒被丫头听得，慌忙报与丽容。

丽容着惊，如飞走出来看他。果见干白虹像个六月里的睡狗一般，躺在缸边。叫了几声，也不答应，丫头也去推他，总是不省人事。丽容没法，反叫丫头泡些浓茶，扶他起来吃了两碗，方才有些清楚。丫头掇条板凳，抱他靠在墙上坐着。干白虹还闭着眼，说道：“好酒，好酒，吃得像意。”嘴里还哝个不了。丽容见了又好笑，又好恼，因故意嚷道：

“你这人在我家做工，怎如此放胆，把我家酒来吃到这个田地！幸是老爹今日不在家里，他若在家时，可不气死！”丫

头也说道：“你这个人真是懵懂！我家老爹的酒，可容人白里吃一杯的！你却不知死活，灌了这许多酒去。若老爹知道，定然打个半死，还要送官哩。如今我家大娘在此，还不起来讨饶，尚自痴痴迷迷地不肯苏醒。你看还有许多缸儿酒在这里，请你再吃些么！”丽容道：“也不要骂他，我与你且进去，只把酒房锁着，过一会儿，等他醒了，再与他说。”丫头即便把门锁好，竟同丽容入去。

不多时，干白虹渐渐醒来，忽把身子欠伸，一交滚在地下，双手揉一揉眼，睁开一看，却见门已闭着，缸盖上放有茶壶碗碟，大吃一惊，知是里头晓得。正思想寻路逃走，忽见丽容同了丫头开出门来，立在面前，吓得羞惭无地。丽容与丫头两个，着实数说一番。

第二回 花烛下气坏丈人 风雪中误识奸雄

干白虹被丽容与丫头一番责备，自觉惊慌无措，连忙作揖告罪道：“小子其实好饮，一时偏见，遂致相扰过多，实实有罪。但求小娘子念我初犯，望恕这一次，不要与老爹说罢。倘日后再犯出来，任凭小娘子怎样治我。”丽容见他情态迷离，十分可爱，反不忍嗔怒他，心里转有些爱怜之意，反而好言相慰道：“我看你平日做人甚是正经，怎么单单这样贪酒？既然你如此说，这一次也不与老爹讲了，下次切不可再做这事。”干白虹道：“多蒙小娘子厚情，下次我真个戒酒了。”丽容便叫他出去，把酒房仍旧锁好，分付丫头切

不可在老爹面前讲起。幸得这丫头是自己陪嫁的，遵他约束，果然不露一字。

原来丽容起初已知他改名雇身，不道他为酒而来，认是有情于己，常常等父亲出外，觑个空儿，与他说说闲话，倒也亲热。过了几月，两下便如兄妹一般，朝暮相见，并无顾忌。丽容每每乘隙把些情话儿勾挑几句，怎当干白虹礼貌端庄，语言持重，略无暧昧之色。丽容虽非所愿，然见他人品端严，愈加钦敬，知他不是雇工人物。这日偷酒败露，自替他掩饰其事，又分付丫头在父亲面前莫说，每事周旋，百般曲护。谁知是前世有缘，心心念念，只想嫁他。

到得夜间，等丫头睡熟，悄然带了些私房，轻轻地开出重门，直至于白虹卧所。此时干白虹尚点着灯，正想又去吃酒，忽闻叩门，连忙开了，见是丽容，忙问道：“小娘子此时不睡，到此何干？”丽容道：“妾有要言相订，不惮星夜而来，因思郎君非佣工之辈，不过贪图口欲，屈身至此，可为惋惜。故我之爱君，非一日矣。不知君亦鉴我心迹吗？”干白虹道：“屡次蒙小娘子相救，感不可言，至于爱念之恩，人非草木，焉有不知？但卑人非淫邪之辈，不敢妄及于私。况犬马贱佣，小娘子闺阁淑质，何敢非礼相犯？因此有负深情，非不抱歉，幸小娘子明察。”丽容道：“郎君才品端庄谨慎，妾实敬仰。如你所言，私媾则不可，明娶则无害。今我既丧偶，你亦未娶，婚姻虽不计财，但我父犹拘俗见。知君贫困，敬以白银百金，与你转为聘物。若果三星相照，得遂予怀，我家粗酒甚多，可以任你长醉，未知可否？”干白虹听到结语，触着酒兴，忙答道：“明娶既不失礼，有何不可？况蒙小娘子如此周全，恩情深厚，何敢固